

中国和英语国家 非语言交际对比

[美] 莱杰·布罗斯纳安 著 毕继万 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中国和英语国家

非语言交际对比

莱杰·布罗斯纳安 著

译 郭志华 插图

0140216

中国和英语国家
非语言交际对比

莱杰·布罗斯纳安 著
毕继万 译 郭志华 插图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排版

清华大学印刷厂印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7.25 印张 133 千字

1991 年 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7-5619-0111-9/G·28 定价 3.20 元

1-88/27

译 者 的 话

《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Chinese and English Gestures; Contrastiv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的作者是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莱杰·布罗斯纳安(Leger Brosnahan)教授。本书是作者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以后写出的一部新作,译者有幸直接将其手稿译成汉语,奉献给我国读者。

非语言交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为人们所注意,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对它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论述也不少,但是,这项工作还刚刚起步,中外对比研究更是形势逼人,不能不急起直追。

在谈到交际时,许多人往往只注意语言交际,以为词语是传递和领悟信息的唯一途径,忽略了交际还需要依靠非语言符号,不明白人类交际是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相结合这一事实。其实,人们在交往中有时用有声语言,有时用无声语言,有时在用有声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辅以无声语言,以便增强交际的效果和感染力。语言行为有了非语言行为的辅助和配合,交际才会显得有声有色,也才会完整有效。只谈有声语言,忽略了无声语言,是一种片面观点;只用语言交际,忽略

了非语言交际,只能是一种不完全的交际。

近年来,我国学习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目的语国家的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学习仍未进入多数外语教学课堂。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模仿外国人,而是要使他们尽量了解目的语国家人们姿态动作的含义,以增强对对方的了解,减少跨文化交际障碍。否则,交际误解,甚至文化冲击,就会频频发生,给对外交往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例如,举起食指和中指作成“V”字形,在很多国家都表示“成功”或“胜利”,但是,如果手心向里,就会犯下大错。因为在西方,表示胜利时,手心必须向外,手心向里就成了一种极为猥亵的动作。

在进行跨文化交往时,要看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排除本民族文化习俗的干扰,主动自觉地了解目的文化,以扫除交际障碍,避免文化冲突。另一方面,仅仅看到文化差异和冲突,也会导致片面性,也会因为看不到相互交往的共同基础而对跨文化交际的可能性失去信心。事实上,人类共同点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不同文化的深层相似之处极多。本书所列举的大量事实极好地证明了我国和英语国家在文化方面既有不少相异之处,更有很多共同之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加,不同文化间相互渗透和影响越来越多,这是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发展趋向。

据译者所知,对中英两种体态语进行全面系统对比研究的著作在国内外尚难以得见。本书从十五个方面对中英非语言交际习俗进行了对比,对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行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介绍,并反映了西方

人士对中英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一些看法。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贯彻,我国国际交往活动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本书将无疑是涉外工作人员、外语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外语学习者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一部难得的参考书,至少书中为中英非语言交际对比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对有关人士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中提及的中国有些情况已经过时,这是因为原文手稿是作者据 80 年代初在中国调查的结果,于 1984 年完成的,而 80 年代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种种主观条件的限制,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可能与中国人完全一致。作者有些看法译者也难以苟同,但鉴于这些看法在西方朋友中有一定代表性,或许可以向我们提供了解西方观点的一个小小窗口,所以仍予以保留,但对书中若干段落还是作了删节。

在“有声与无声”一章中,作者在对比中英类语言和拟声词时加注了大量音标和符号。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译者已将所有音标改成国际音标,并对其他主要符号作了注释,附在此章之后。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谬误之处定不可免,敬希广大读者指正。

译 者

1988 年 8 月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3
第 1 章 体触.....	20
第 2 章 领地.....	35
第 3 章 取向.....	53
第 4 章 外表.....	68
第 5 章 姿势.....	79
第 6 章 身势动作.....	89
第 7 章 臂部动作.....	96
第 8 章 腿部动作	105
第 9 章 头部动作	110
第 10 章 手部动作	115
第 11 章 面部动作	144
第 12 章 眼部动作	152
第 13 章 有声与无声	165
第 14 章 装饰用品	184
第 15 章 周围环境	196
附录 文化冲击.....	211

前 言

要完全掌握一种语言,不仅要掌握它的口语和书面语体系,还要掌握它的身势语体系,当然也要掌握或者说至少要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规约。

从广义来说,要完全掌握一种语言,口语和书面语可能是核心,但在这一中心之外还有体态语、客体语和环境语等。另外还有不可缺少的有关知识,例如,目的语国家的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类学知识。然而,对于攀登外语高峰的人来说,在上述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中,对于内层的非语言交际都是着手最晚、探索也最少的一个领域。

本书就中英非语言交际之间最直接、最常见和最重要的差别作了对照考察,目的是为了激发人们对非语言交际的重要性的中英非语言交际的的兴趣,从而可以继续观察,提高掌握这些差异的能力。最后,力图为外语教学中非语言交际缓慢提高的形势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在此特向艾琳·特奥·布罗斯纳安表示感谢。她在我写这本书时从各方面与我通力合作。也要感谢荣苏铎、田晨山、田野道雄、冈田太,唐立行(译音)和鲁健骥诸位朋友。感谢我的中国学生、同事和其他无数不知

名的中国人,他们给我解释说明,更多的是干脆直接表演本书中所录入的中国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

莱杰·布罗斯纳安

绪 论

人类交际一般分为书面、口头和身势三部分。由于文化教育的偏见，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往往认为书面语最重要，口语次之。至于身势动作，是名列最后的。然而，无论是从不断进化的整个人类，还是从个人角度看，这些技能的习得次序、出现率及其平常所提供的信息量，都表明三者之间的重要地位正好相反。

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有身势动作。而且从学会在母亲身上蹬腿时开始，直到我们在人类中消失为止，只要有人看自己，我们总是得用身势动作进行非语言交际的。

尽管我们早在母胎中就开始有了听觉，但是一般只有长大到 12 个月后才会说话。就是我们成年人，每天讲话的时间一般也不多。文字的历史最多只有 6000 年。我们很少在 5 岁前就能学会写字。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少的人可能还是目不识丁。虽然文字在世界重大事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般人却读写不多，读写在人类各种交际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仍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学习身势动作或非语言交际比学习说话还

要早,也不像学说话那样有意识。正因为开始学习它们的时间比较早,也都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总爱把它们看成像本能一样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看法也不无道理。随着年龄的增长,口语和身势动作当然还要不断学习,不过这种学习差不多总是随意的,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正规学校教育。正规学校教育是传授先进技术代码而设立的,即读、写、算等教育。对于正规教育中这些需要具有高度目的性的内容,我们学习的自觉性是很强的。但是,对于那些不知不觉地在非正规教育中学到的东西,如无人点破,我们就往往毫无觉察。

既然我们有为人们所观察的躯体,产生我们躯体及其功能的遗传代码就使得我们像所有动物一样,也不能不存在非语言交际行为。我们的第二个代码,即言语,也无人不会,但它是年幼之时的习得,这一代码却赋予我们人性。我们的第三个代码,即书写符号,是最后才学到的,所得最少,忘得也最快。书写能力不是人人都有的,或许可以说这种能力就像行走有了轮子,眼睛戴上了望远镜一样,将口语从时间和空间上扩展开来,将我们变成了非凡的人。这些技能在量上其重要性的真正排列也可从我们最后失去这些技能的顺序中看出来:首先忘掉的是读和写,然后是说,最后才是动作。学校只注重写、算这种生硬的人为代码,而置非语言交际行为和口语于不顾。正是这一普遍倾向,才使我们认为书写比口语重要,口语又比非语言交际重要。从文化和质量的角度看,这几种技能的通常排列顺序的确也是这样。伟人的卓越思想用文字记载下来以后是难以

受到瞬息即逝的闲谈和身势左右的，然而，从交际本身和数量角度看，一般顺序却正好相反。

学校只注重书写，忽视口语，对非语言交际毫无所知。这一倾向自古以来不仅在我们母语学习中得以反映，在外语学习中更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增加了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会晤的机会。从那时起，口语在外语学习中才慢慢与书面语共登舞台。非语言交际在整个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在最近三十年来才逐步为人们所了解，才开始为外语师生所注意，因为交际中一半以上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信号传递的。

也许书写可以使我们变成超人，口语可以将我们变成人类，但是二者不能代替我们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从苏格拉底时代到现在，有些人一直担心口语、书面语技能的发展会使我们本来的人类技能衰退。然而，书写并没有像车轮代替人足一样取代记忆力，口语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摧毁非语言交际。人类技能的扩展一直是自觉自愿的，我们可以采用书写形式，也可以采用口语形式，但只要有人观看就得有身势动作。我们一刻也离不开身势动作，因为不论是有身势还是“无身势”，实际上都是一种动作。

汉英口语和书面语体系有明显差异，两种语言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一点也应当让外语学习者认识到。学生们很快会发现，汉语和英语是互不相关的两种语言。前者是词符文字，后者却是拼音文字，二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连对这两种语言及其书写体系造诣较深的外语学习者，也往往深

信这两种语言的身势差别既不明显也无关紧要。那些深知非语言交际行为在交际中往往要起主要作用的人,对这两种身势语主要差异也同样一无所知。因为发出和接受的许多身势语信息是意识不到的。何况我们只对自己语言体系的非语言信号极为敏感,而对非母语的非语言信号的反映却非常迟钝。

我们对接收和发出非语言行为的无意性,我们对其他语言的非语言交际方式的主要差异感觉的迟钝性,以及外语教学中一贯缺乏正规的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技能教育,就为不同文化间交往造成了极易产生误解的漏洞,无论是在与本国不同的文化群体的成员,还是与外国人的接触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要提高自己的非语言行为的自觉性(许多人确实以为他们什么姿势动作都不用)并自觉地与目的语的非语言行为进行对比,也必须采用像书写、发音和语法体系一样的传统教育方法,进行系统的技能训练。

只学习书面语和口语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利用外语有效地进行面对面的交际的。甚至要作好笔译工作,往往也要求了解目的语的非语言交际方式。对书面语、口语和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均衡吸收和运用能力的掌握显然应是学习外语的学生的目标。

要了解非语言交际渠道的重要性,我们不妨作一些比较,先将孤立的书面语所提供的信息与收音机、电话或唱片中传出的有声调的信息相比较,然后与黑白电视机荧光屏上说话人所提供的同样信息相比,以后再与彩色电视机上播放的同样信息相比,最后再与面

对面的活生生的人的对话做一比较。如果目的是提高交际效能,我们可以努力增加交际渠道:可以写信,通个电话更好,最好还是直接去看望。如果我们要减少交往,就可以减少交际渠道:可以登门拜访,最好还是通个电话,或者干脆留一个便条了事。

有些渠道所传递的许多非语言信号与外语专业学生关系不大,例如某些特种身势动作,像哑语、信号灯操作员、水下工人、棒球裁判员、起重机指挥人员、电视和广播人员等等专业人员的动作。语言专业的学生主要关心的是一些非专业性的非语言信号,这些都是广大群众所通用的信号。这些信号动作源于“民间身势”,但并不只限于“民间身势”。

在民间身势动作中,母语和目的语中相同的动作也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是天生的本能的,尽管它们仍属于非语言信号动作,例如:呼吸、哭笑各受惊扰时的反映,似乎人人皆有,所传递的信息一般也都是共同的。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并不在于这些共同的非语言行为本身,而在于不同文化有时对这些情绪表现的抑制方法不同。

还有一些身势动作,例如坐、立、卧、行等极为相似,进行研究的意义也不大。这类动作中最令人感兴趣之处倒在于行为举止中不同文化间选用的动作各不相同。不同动作的选择似乎都是漫不经心的,其实有时所选动作是合乎某一文化的大模式或价值观念的要求的。

外语专业的学生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称之为具有词

义性、任意性和表达数字观念的非语言信号动作。这些都是可以听到或者见到的身势动作。学习方法与语言学习一样,而且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就学到了这些动作。这类动作比较明确具体,可以用词语加以注解。有些是有争议的词语,往往收录在词典之中。这些词语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样的意思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用完全不同的动作表达出来;同样的动作在不同语言中也可能含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有关可听动作词义信号的例子请见“有声与无声”一章,可见动作的例子则遍布其他各章。)有时动作与声音同时发生,例如“安静”的表示方法就是发出 shhhhh 的声音的同时举起一个食指贴近嘴唇或放在嘴唇前。

将讨论局限在民间普遍使用的非语言信号范围以内,也只是为了对非语言交际的广阔范围加以限制,只有这样才便于进行研究。非语言交际行为和其他有声语言一样,不仅国与国之间有差别,而且地区和地区、群体和群体、人与人之间都互不相同。要学会一种语言的所有方言是不现实的。同样,要学会所有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也是不现实的。我们所学习的外国语言一般是该语言标准方言中文化人的语言。我们所要评述的正是这一层次人们的非语言交际行为。

非语言交际并不奇特,但也并不简单。非语言信号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既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既有词义性的,也有类推性的;既有具有确切含义的,也有示意模糊的;既有各国通用的,也有受不同文化所约束的;既有表达自我感情的,也有来往交流的;既可

表达诚意,也可表示讥讽;既有不足信的,也有可信赖的。非语言信号可以肯定、加强、重复、反驳或者代替语言;它也可以打断谈话,控制发言机会的分配,表露感情、态度或健康状况;还可以表达愿望或意见,表明动作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还是非语言信号具有极强的语境敏感性,就像词语一样,在特定语境中表意极为明确。但是,在孤立列出时就像词典中词条一样,只能表示最普通的极为笼统的含义了。在具体语境中,这些信号表意可能很不相同,甚至还会毫无含义。

外语学习者对有意和无意的身势动作都应给以应有的注意。类似打哈欠这样的无意动作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往往会被理解为有意的,这种情况在不同文化间交往中尤其容易产生。多数交际模式实际上都是对话的方式,由一人发出信息,另一人接收信息。受话人收到信息后再作出反应,即用传递信息的过程反馈回去。特别是在非语言交际中,无论我们有意还是无意,总是在不断发出信息的,都要有人接收,然后接收者再作出某种反应。不过,也可能只是接收信息而不必作出明确的回答,偷听他人的谈话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表现。由于许多非语言交际是无意识的,其反应也往往不很明确,交际就可能只是观察到的一种行为表现而已。可能一个人无意地发出某种信息,另一人接收了信息,但毫无反应。

显然,文化可以塑造不同的行为表现,使其社会成员对某些信号反应敏感,对另一些信号则又反应迟钝。

正因如此,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仪态举止和身势动作也不同。由于在一种文化中所觉察到的行为表现或者动作与在另一文化中所觉察到的动作和行为表现可能不同;一种文化中高雅的举止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会被认为极为粗俗。这样,误解就会频频发生,对此不能不有所预见。外语学习者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在甲种文化中无意识的表现,在乙种文化中有可能被理解成有意行为,反之亦然。

人们的某一举动,可能是为了进行交际,也可能并无交际之意。信息接收者也一样,可能将其理解成有意的,也可能理解成是无意的。英语国家的人,有时发现他们平时的走路姿势会激怒中国人,被认为是“傲慢”的表现,甚至被怀疑为没有膝盖。对此,他们怎能不会感到意外呢?中国人在和同性朋友同行时常常友好地碰碰肩,对这一司空见惯的动作,英语国家的人往往觉得受到了“侵犯”,感到“厌烦”,对此,中国人又怎能不会感到莫名其妙呢?

非语言交际复杂性的另一方面是多种多样的模糊倾向。一个动作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是讥讽的。所以,身势语比词语更为模糊。在有声语言中,同一词意思绝对相反还很罕见。然而,身势语所表达的意思则可能常常相反。在两种相反的意思之间又有大量因情景不同而意思各异的动作。例如,挥动拳头,可以表示“我要揍你”,也可表示“我不会揍你的”,还可表示“揍他”、“勇敢点儿”、“欢呼”、“祝贺”及其他多种含义。所以,一个动作的含义可